

平法戰紀

陳漢光

一、前言

中西海洋交通發達後，隨着葡萄牙而東來的西歐諸國，如：西班牙、荷蘭、英吉利、法蘭西等，在十九世紀中葉，勢力幾乎已包圍着整個中國沿海。這些國家，由於歷史、民族、宗教以及政治目的上的種種不同原因，而與中國發生了大大小小的許許多多戰事。這時期，中國的內政非常不振，而且又遭逢着捻苗回亂之後，及太平軍正在作亂中，那裡經得住這強風猛雨的侵襲？最後竟發生了將被瓜分的危機！幸得列強利害不一致，互相衝突，以及美利堅合衆國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因之，還得苟延殘喘。想起來實在危險萬分！

在這許許多多的對外戰爭中，與臺灣直接有關係，而將臺灣作為戰場的有二次：第一次是甲申中法戰爭；第二次是甲午中日戰爭。這兩次戰爭的起因有些相同，都是由於領土及主權被侵而發生內亂。最後終因兩國出兵而發生戰爭。

安南（中法戰爭爭議之點）和朝鮮（中日戰爭爭議之點）都是中國老藩屬，而且關係至為密切，中南半島與朝鮮半島是中國大陸的兩個突出地帶，於軍事地理上是佔着極重要的位置，臺灣本島與澎湖列島是中國大陸一個很重要的眼睛；是沿海七省的屏障，南洋的要地，東海的咽喉，南北交通的樞紐，於軍事地理上所佔的價值比中南、朝鮮兩半島更為重要；尤以海空軍發達以後更甚。

本省（臺灣省）籍的老年人，尤其是北部人及澎湖人，他們的腦海中，對於「西仔反」（即甲申役中臺灣之抗戰）的一段歷史，多多少少還留着一些傳說或目擊事實。但對於這段歷史有系統記載的文章，尚不易見到，僅有法國 *Le Capitaine Garnot 著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一書。這書可以說是惟一記述「臺灣西仔反」的書籍，但因為是法文（亦有日譯），而且又是站在法國軍人立場寫的

，在中國方面是沒有多大合用，至於用中文或用日文而站在學術上立場寫的，截至最近，據我所知道尚還沒有。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我寫了「臺灣抗日史」第二編「甲午戰役之臺灣」（註一）；又在民國四十年六月改寫做「甲午役臺灣防守與抗戰」（註二），那時我就想要寫「甲申役中臺灣之抗戰」，後來，却因了一個「文獻專刊」上廣告的打擊，而停止這項工作，現在我不能再遷延下去而不寫了。間接上因為是要應「臺灣省政府」及「臺灣省臨時議會」的約定「劉銘傳特輯」稿的緣故。這一來，本文的名稱似乎需要稱做「劉銘傳抗法始末」；但事實上臺灣抗法就是劉銘傳抗法，因為當時臺灣抗法的經過，是由於劉銘傳主持的。因此，我暫且擬題為「臺灣平法戰紀」。

（註一）「臺灣抗日史」係於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完稿，同年十月二十五日由「守堅藏書室」出版。

（註二）「甲午役臺灣防守與抗戰」係載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之「文獻專刊」二卷一、二期。

二、臺澎之防備

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安南發生政變，因立建福王驅逐法人事而與法國發生局部戰事，參加與法軍爭戰的有安南軍、中國軍、新編黑旗軍等，接戰未久，紅江下游被法軍所佔。這時李鴻章極力主張和平，便於光緒十年五月十一日（舊曆四月十七日）與法使 *M. Patenotre* 締結天津條約。但中國國內主戰派極力反對，後來終於同年六月間由諒山撤退華軍，又發生戰爭。法國就以此為藉口，硬要中國賠償軍餉一千萬鎊。這時法國首相 *M. J. Ferry* 亦主張佔領

中國要地——基隆以威脅清政府（註一）。法國脅地索款事，於同年四月（舊曆三月）就有傳聞（註二）。這時臺灣道劉以與臺灣鎮總兵吳光亮

意見不合（註三）。清政府恐臺灣「劉」、「吳」貽誤海防，而且清政府早有引用宿將劉銘傳之意（註四），就把吳光亮調省（福建）並委楊元接篆（同註三）；一方面慮及臺灣無統一指揮者不可，就在同（十）

年六月廿六日（舊曆閏五月四日）下令起用前直隸提督劉銘傳着巡撫銜督辦臺灣事務，凡所有臺灣鎮道各官，都歸劉節制（註五）。七月四

日（舊曆閏五月十二日）劉銘傳，得到上諭，就在同月六日奔馳到天津籌餉募兵；自記名提督劉盛休處選出教練陸操一百人，教練砲隊三

十人，教水雷四人；又派銘軍舊將提督王貴揚等十餘員，給帶毛瑟後門槍三千桿，並配齊子彈，另請南洋大臣曾國荃由上海機器局籌撥前

門砲十尊；道員張照環自上海製造局籌撥後門小砲二十尊；又水雷十具，把這些武器作為基隆港口增防的措施。此外又電請清廷飭撥款四

十萬兩，準備購買軍火（註六）。清廷在七月十日（舊曆閏五月十八日）飭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籌撥銀兩十四萬，交劉銘傳備用

（註七）。同日劉銘傳經過上海，法公使來查探行期，銘傳置酒高會，揚言某日乘某艦渡臺，是夜風大雨急，銘傳就利用這機會，微服乘小

艇登他艦疾駛臺灣。離滬岸數小時，法方才發覺，就令兵艦追趕，但已不能及（註八）。七月十六日（舊曆閏五月廿四日）銘傳到達基隆，

即行登岸勘查砲臺形勢。同月廿日到達臺北。這時臺灣防務最重要的

是兵輪，而閩省調來的兵輪永保、琛航、萬年青、伏波四艦。係屬舊式逾齡兵艦，不能應敵；永保、琛航二艘只能作為臺北載貨裝煤的用

途；萬年青、伏波二艘亦只能聊作南北交通工具而已。而且以上四艦目前都赴閩滬未返（註九）。銘傳很是失望，幾次向清廷要求遣回兵輪

，或增兵輪協防臺灣，但都沒有結果（註一〇）。這時全臺防軍共有四十營，惟一矛盾現象，就是輕北重南，臺北祇存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

華所部三營和曹志忠所部六營；而臺南却多至三十一營（同註九）。銘傳到臺後，乃從新部署，並調用舊部章高元率武毅兩營來北作為護隊，又建麟墩（待考），社寮二座砲臺（同註九）。臺澎防務，遂為一新

，其佈防情形大略如左：

（一）基隆方面

基隆新舊砲臺四座，各式砲約計十四門，總兵力合計十營，人員總計約在三千左右。每營編制兵員共計三百五十人，（但欠員及部份老弱在所難免）營務處設在基隆街內，負責各營補給事宜，記名提督蘇得勝做負責人（註一一）。

△砲臺配置（註一二）

社寮島舊砲臺 （未詳）

社寮島新砲臺 一七生的（cm）克式砲約五門

該砲臺掩體係用二十生的（cm）鋼板並混合灰土所建成，可以瞰制其臨港的出口，是基隆地區最重要的一個砲臺。

仙人洞附近砲臺 一八生的（cm）溜彈砲四門（又作二門）

沙灣一帶砲臺 一八生的（cm）滑腔砲五門（又作三門）

△兵員分佈（註一三）

二沙灣 統銘領字武毅右軍正營記名提督 章高元

義重橋 統銘領字武毅右軍副營記名提督 畢長和

基隆小砲山上 統領廷慶祥字巡稽等營記名提督 曹志忠

基隆仙人洞 管帶祥字右營 潘子得

管帶廷慶祥字前營 蔣用副將 廖得勝

管帶廷慶祥字左營 補用都司 駱正開

管帶格靖巡稽營 補用副將 陳水龍

小基隆山聯營 管帶廷慶祥字中營 候補縣丞 蕭甫臣

管帶肅靜右營 補用參將 楊輔臣

小基隆山上一帶 管帶祥字左營 安洛成

（二）淡水方面

淡水新舊砲臺三座。備砲未詳，總兵力合計約八營，但欠員及老弱在所難免（基隆失後增兵。記在下面各章）最高統領記名提督孫開華（註一四）。

一 劉銘傳在臺灣

一、砲臺配置(註一五)

沙崙舊砲臺(於沙崙燈臺附近) 砲約二門 用沙囊作掩體
中崙新砲臺(即白砲臺，在中崙後面) (備砲約三門) 建造中
油車口新砲臺(即紅砲臺於油車口附近) 約二門 建造中

二、兵力分佈(註一六)

油車口

統領羅勝等營兼衛隊二哨記名提督 孫開華

幫統管帶羅勝中營

記名提督 李定明

管帶羅勝右營

記名提督 熊步雲

管帶羅勝後營

補用副將 范礪仙

水雷局邊

管帶銘字中軍前營

記名提督 梁復初

水稅

管帶勝勇正營

軍功 張李成

沙崙

管帶勝勇中營

黃忠良

管帶勝勇副營

黃士昌

三、其他(同註一六)

在沙崙林仔街、圭柔山莊、小基隆、興化店及海口均有設水雷，
海口又加置裝石沉船。

(三) 蘇澳方面

一、兵力分佈(註一七)

街後

統領鎮海防軍左營 記名總兵 陳得勝

砲臺山

管帶鎮海前軍右營

未詳

五里亭

管帶鎮海前軍後營

未詳

叭哩沙

統領鎮海前軍前營

記名總兵 吳士培

幫帶鎮海土勇營

補用副將 陳飛煌

(其他未詳)

(四) 鳳山嘉義彰化方面

一、兵力分佈(註一八)

統領彥樂等營

記名提督 陶彥開

管帶彥軍前營

逸名

(五) 臺南方面

臺南方面原有安平，旗后兩砲臺。同(十)年七月廿六(舊曆
六月五日)劉璈報請加築砲臺圍牆並增築一小砲臺於旗桿處(註一九)，
所有砲臺備砲未詳，總兵力約五營以上(註二〇)，最高統領爲臺灣道
劉璈。

一、兵力分佈(同註二〇)

臺南

全臺總兵統領鎮海中軍等營兼帶正營 萬國本

打狗

管帶鎮海中軍右營

補用參將 萬國標

臺南城內

管帶鎮海中軍副營

補用遊擊 劉思盛

管帶臺灣鎮標練兵營

管帶安平砲隊營

會喜照

幫帶安平砲隊營

逸名

(其他未詳)

(六) 卑南及花蓮港方面

一、兵力分佈(註二一)

李老社

統領鎮海後軍中營

記名提督 張兆連

新開園

管帶鎮海後軍前營

逸名

雷公火大吧壠

管帶鎮海後軍右營

逸名

米崙山
花蓮港

管帶鎮海後軍左營
管帶鎮海後軍後營

逸名
逸名
(其他未詳)

(七) 澎湖方面

澎湖砲臺共五座，內西嶼砲臺無砲；此外另有小晏嶼臨時砲臺一座及媽宮堡壘二個。總兵力約八營之譜，但欠員及老弱在所難免。最高統領代理副將周善初(註二二)。

一、砲臺配置(註二三)

拱北砲臺 未詳

西嶼砲臺 無砲

媽宮北砲臺

(1) 七砲眼裝甲砲臺：裝備安式十生的 (cm) 砲三門，其前方砲座上備有安式二十三生的 (cm) 砲一門及十四生的 (cm) Vornz 條砲 (Nantes 公司製以下同) 一門。

(2) 穹窿堡壘(三砲眼)：備砲不明。

(3) 突出部堡壘：上備有十四生的 (cm) Vornz 旋條砲二門，其脚部備有十六生的 (cm) Vornz 旋條砲一門。

(4) 島內砲臺用土砲臺：備有十六生的 Bc 滑腔砲一門，十三生的 (cm) 滑腔砲二門及十生的 (cm) 滑腔砲二門。

以上 2. 3. 4. 砲臺後方(市街北方)設有塹壕營舍駐紮正規兵。

媽宮南砲臺

隔港口與北砲臺相對立，備有二十二生的 (cm) 滑腔砲二門，十四生的 (cm) 滑腔砲二門。

四角嶼砲臺

十九生的 (cm) 中國式砲二門，十四生的 (cm) 英國式砲二門；十生的 (cm) 中國式砲一門，十四生的 (cm) 歐式砲一門，均屬舊式砲幾同廢物。

小晏嶼砲臺

二十生的 (cm) 中國式砲一門，十四生的 (cm) 安式旋條砲二門(得與南砲臺交射十字火)。

二、兵力分佈(註二四)

媽宮及附近

代理澎湖副將

周善初

管帶澎湖練軍都司

鄭漁

管帶綏靖前營守備

馮楚榮

管帶德義中營同知

臨鎮岳

管帶德義後營通判

文良港

通判

梁岳英

媽宮南砲臺(即金龜頭砲臺)遊擊

鄭膺杰

猪母水澳

管帶綏靖副中營副將

梁璟夫

陳得勝

(其他未詳)

以上所記澎湖各地防備情形，都係在未接戰前狀況，至於戰後兵力增減及位置等更動，當在各役中參述，本章不予記載。又本章所述兵力分佈大部份採自野兵治郎「臺灣史料」，該書與他種資料多有出入，本章即仍其舊。

(註一) 參看 Discours à la chambre du 25 novembre 1884. Vid. Garnot.

L' 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 P.P.24

(註二) 參看「太清實錄」卷一百八十第十六、十七葉又同書卷一百八十一第一葉。

(註三) 參看「同書」卷一百八十三第三葉。

(註四) 參看「同書」卷一百八十一第八葉。

(註五) 參看「同書」卷一百八十五第四葉。

(註六) 參看劉傳「法赴臺摺」。

(註七) 參看閏五月十八日「上諭」(引劉壯肅公奏議)。

(註八) 參看「劉壯肅公奏議」「保案略叙三」第一葉。

(註九) 參看劉銘傳「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

(註一〇) 參看劉銘傳「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及「請飭南洋遣回輪片」等。

(註一一) 據野兵治郎「臺灣史料」第六四二一六四三頁；並酌參其他史料所記。

(註一二) 參看 Garnot L' 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P.P. 25

(註一三) 據野兵治郎「臺灣史料」第六四二一六四三頁文悉仍其原來。

(註一四) 據「同書」第六四三頁並酌參其他史料所記。

(註一五) 參看劉銘傳「法船併犯臺北基隆俱危移保後路摺」及 L' expen-

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Crguis No:6 et P. P. 49.

(註一六) 據野兵治郎「臺灣史料」第六四三頁。

(註一七) 據「同書」第六四四—六四五頁。

(註一八) 據「同書」第六四五—六四六頁。

(註一九) 參看劉璣「許報安平砲臺濠外加築牆業已興工由」

(註二〇) 據野兵治郎「臺灣史料」第六四五頁。

(註二一) 據「同書」第六四四—六四四頁。

(註二二) 參看林豪「澎湖廳志」卷一—第一八六—一八七葉(昭和重刊本)

及劉銘傳「澎湖法兵退去查明失守各員分別處分摺」暨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Croquis no:10.

(註二三) 參看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Croquis no:10 et

P. P. 183—182.

(註二四) 參看林豪「澎湖廳志」卷一—第一八六—一八七葉(昭和重刊本)

及劉銘傳「澎湖法兵退去查明失守各員分別處分摺」。

三、基隆之戰

臺灣北部發達以後，基隆基於地點適中，港灣深長，而且三面環山，避風吸水都很方便等緣故，便逐漸發展，成為東南海運的商業良港；而基隆的炭礦及附近金礦、銅礦，亦早被西歐人士所注目，在這種討價還價的議中，法人的所謂「優良擔保品」選擇下，基隆當然是一個良好的目標了。法人如果占領基隆，在當時不但可以作為軍事上據點控制一部份中國沿海的交通；且又可以作為遠東一切船艦燃料和食水的補給地，因此法人，就開始向這個地區動手。

自從七月中至八月四日(舊曆閏五月下旬至六月十四日)基隆雖然還沒有發生戰爭，但事實上已被法軍所封鎖了。而且在四月十三日(舊曆三月十八日)已發生法國 Lutin (樓打) 砲艦尋端挑釁事件(註一)。六月十九日及同月下旬(舊曆五月廿六日及同月底)法艦一艘先後到基隆港內巡泊，華軍以和戰未定，不敢加予阻止，任其橫行海上(註二)。到了次月十六日(舊曆閏五月廿四日)德輪萬利號自上海載軍器經滬尾往基隆，即被法艦阻止卸載，萬利號不得已乃退回滬尾卸載而去。(同註二)這時臺灣北部局勢頗為緊張(同註三)。

同(十)年八月二日(舊曆六月十二日)，法國「破壞基隆港防

備市街並佔領附近炭礦」的命令，到達東京、中國二艦隊總司令官

Courbet (孤拔)海軍中將乘艦中，Courbet 就將這個命令委任中國艦

隊司令 Lespes (李士卑斯)海軍少將實施，同月三日 Lespes 少將即

自閩江口各地糾集戰艦並陸戰隊兵員向基隆灣會合，四日法軍 Lespes

少將向基隆清軍負責人蘇得勝曹志忠等提出撤廢防備最後通牒，並向

基隆灣內外各國艦隻發出戰爭通告(註四)。蘇得勝、曹志忠獲悉後一面

命令防守基隆各軍準備戰鬪，一面將此事通報臺北劉銘傳(同註一)

。翌(五)日七時三十分法軍 Lespes 少將下達戰鬪準備命令。這時

法艦武裝要目如左：(註四)

一、旗艦 La Galissonnière

二十四艘砲塔砲二門，二十四艘砲座砲四門，十艘砲六門，旋迴

砲八門，乘員三百五十名。

二、巡洋艦 Villars

十四艘砲座砲十五門，旋迴砲八門，乘員二百六十名。

三、砲艦 Lutin

十四艘砲座砲二門，十艘砲二門，旋迴砲二門，乘員七十八名。

四、戰艦 Bayard (裝備等未詳)

八時零分，法艦齊向基隆砲臺猛轟，華軍各砲臺隨即應戰，是時

劉銘傳親馳督戰，行至半途。社寮島新砲臺督砲營官姜鴻勝，奮戰甚

力，第一砲即命中法軍艦隊，並先後命中五彈，內三彈均落在旗艦上

，法艦小挫，改用側擊，新砲臺只有當門一面，不能旁攻，竟處於不

利的形勢下；那時章高元和蘇得勝各帶兵百餘名，潛伏在砲臺外溝應

戰，法砲猛轟不停，最後砲臺前壁和火藥庫竟被擊毀，華軍死傷六十

餘人，章蘇二統領乃密令姜鴻勝放棄砲臺後退，並撤海濱各營，打算

引誘敵人上陸後與之決戰。法軍司令官 Lespes 見清軍後撤，即命令

陸戰隊登陸。

未幾，陸戰隊指揮官 Martin 中佐率巡洋艦 Villars，又陸戰隊

及戰艦 Bayard 陸戰隊約四五百人，在砲船掩護下由二沙灣登陸，向

沙灣東側高地（今無線電山）推進，並佔領之。午後法軍又命水雷戰隊破壞佔領地區內所有華軍砲臺。是日戰事遂告一段落。

六日十四時法軍 Villars 巡洋艦陸戰隊向基隆街搜索前進；同時佔領沙灣東側高地的 Bayard 戰艦陸戰隊約二百餘人亦向華軍曹志忠所佔領的高地出擊，其兵力總數約二百餘人，曹志忠一面飭守原防；一面親督副將王三星等率隊二百人出戰，劉銘傳命章高元、蘇得勝率百餘人襲其東側；又命已革遊擊鄧長安率親軍小隊六十人，繞擊其西側，法軍見勢不佳，曾用巨砲助戰，激戰數小時，法軍屢戰屢挫，華軍登山反撲，直破敵營，法軍大敗逃上戰艦而退，華軍獲勝，並奪法軍步槍數十枝，帳房十餘架，軍旗二面，戰事至此結束（註五）。

是兩役華軍死傷六十餘人，法軍死傷百餘人（註六）。

（註一）參看劉璣「稟法國樓打兵輪駛至基隆尋端挑畔並請咨明總理衙門由」。

（註二）參看劉璣傳「敵陷基隆砲臺務軍復破敵營獲勝摺」。

（註三）參看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23 及「敵陷基隆砲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

（註四）參看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de Formose. P.P. 26.

（註五）參看劉璣「稟法船來基隆砲臺被毀暨十六日獲捷各情由」及「劉銘傳敵陷基隆砲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並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26-30.

（註六）關於上文記清法軍死傷數係根據「敵陷基隆砲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但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 P. 30. 即謂法軍戰死二百名傷十一名。

四、滬尾之戰

滬尾的發展，是隨著八里坌、艋舺、新庄、相承下來的。臺灣北部建府後，因當時陸運不發達，滬尾基於水運上的便利，已成為臺灣北部吐納的商業良港；同時也是進攻臺北府治的一條良好捷徑，法軍在閩江口獲勝後，乘士氣旺盛之餘，當然免不了向這個地區下手，另

方面可以威脅基隆後方，迫使基隆華軍後撤。

在滬尾沒有發生戰事以前，劉銘傳鑒於法軍前日在基隆慘敗，勢必增兵來雪前恥，就奏請清廷，勅南北洋速撥能戰兵輪十隻，來臺助戰（註一）但沒有得到結果，銘傳不得已，乃一面派撥勝營官楊洪彪督折八斗煤礦機器移後山，並將礦房燒毀；一面命令扼守基隆各營離海梨山（註二）。八月廿九日（舊曆七月九日）法艦三艘迫基隆，掛旗索戰連日不休，同月三十、三十一兩日法艦發砲猛攻，守土華軍亦開砲還擊，並屢中法艦，法艦不支向滬尾敗退而去。九月三、四等日（舊曆七月十四、十五等日）法艦來窺滬尾，守土華軍統領孫開華、李彤恩以石船塞港口，法艦偵察後離去，劉銘傳乃增添滬尾砲勇百名，並親赴布防（註三）。自此以後，來滬尾港口所有船隻，均被法艦攔搜，九月二十日（舊曆八月二日）發生滙利、萬利兩船載勇被搜事件，同月廿七日又發生華安輪載勇被迫回事件，至此滬尾局勢危迫更甚（註四）。法軍自從基隆戰敗後，即轉向福州地區攻擊；對於臺灣北部，則維持其封鎖政策；但到了福州地區戰事告一段落後，隨即又轉向臺灣北部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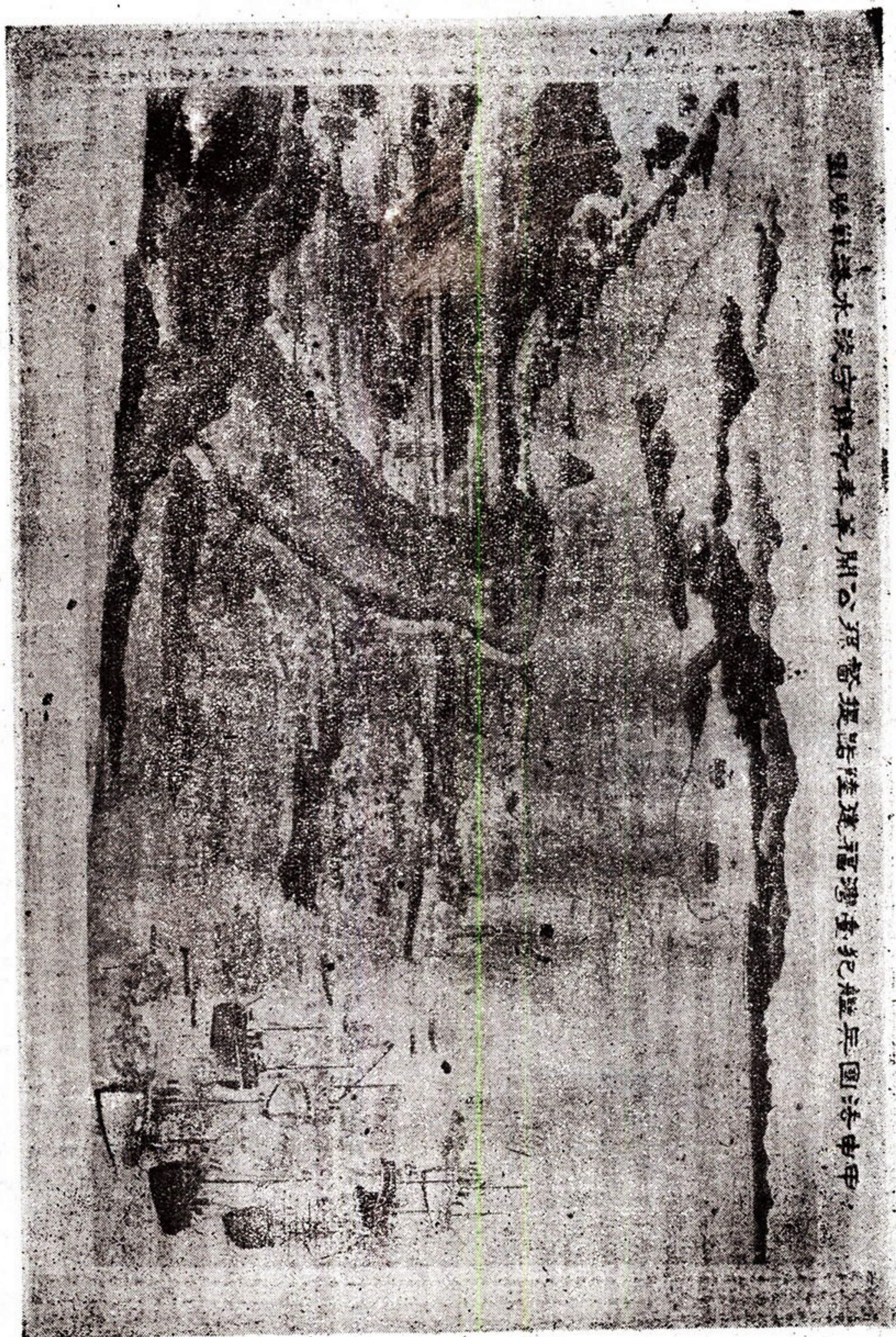
法軍 Courbet 中將鑑於過去基隆戰事的不利情形，感到畏縮，曾在福州戰事後，電本國內閣謂：「基隆不適做艦隊泊地，石炭亦不適用等」云云。但法國內閣以占領基隆計劃全然放棄，即等於法軍的無能，恐使中國方面更為強硬等緣故，就在九月十八日（舊曆七月廿九日）電命 Courbet 中將，向臺灣北部即行進行政佔（註五）。

Courbet 得令後，就將自己統轄內的大部份兵力，集向臺灣北部海面而來。這時，並決定了兩個攻擊目標，主攻基隆最高指揮官由 Courbet 自己擔任；助攻滬尾最高指揮官由 Lespes 少將擔任，茲將其兵力分配情形簡記於下（註六）：

（一）攻基隆方面法軍

△陸戰隊

海軍步兵一個聯隊（三個大隊兵員一千二百五十名）
海軍砲兵一個中隊（四斤山砲六門）



一 紀 戰 法 平 一

旋砲二個小隊(砲手水兵編組)
砲兵一個小隊(八十密厘(cent))山砲二門陸軍編組)
△艦隊

Bayard	巡洋艦
Lutin	砲艦
Saône	通報艦
Châteaurenault	巡洋艦
Duguay-Trouin	巡洋艦
Parseval	通報艦
L'Aspic	砲艦
Nive	運輸艦
Tarn	運輸艦
Drac	運輸艦

(二) 攻滬尾方面法軍

△陸戰隊

La Galissonniere	戰艦陸戰隊一個中隊
Triomphante	戰艦陸戰隊一個中隊
D'Estaing	巡洋艦陸戰隊一個中隊

△艦隊

La Galissonniere	戰艦
Triomphante	戰艦
D'Estaing	巡洋艦
Vipere	砲艦

(以上註七)

同年十月一日(舊曆八月十三日)清晨法軍攻擊基隆滬尾兩地的戰鬪準備已次第完成,當即動手向這兩個地區進攻矣。

一日清晨法軍 Courbet 中將命令軍艦 Bayard, Duguay-Trouin, Châteaurenault, Lutin 五艘,發砲掩護 Ber 少佐率一大隊陸戰隊約六百十九名,向仙洞東南海濱登陸,直指向仙洞西側的 Cle-

ment 山進迫,清軍格靖營官畢長和帶百餘人力戰不支, Clement 山陷落,法軍自山嶺抄擊章高元,陳永隆等,章陳不支,率部退出口再戰。未幾,法軍來勢更猛,陳永隆所部爭戰頗力,幸得抵住。

同日十一時 Lacroix 少佐及 Lange 少佐各率一大隊上陸,十六時海軍砲兵中隊(二十三中隊)亦上陸,入夜前法軍所有陸戰部隊均順利上陸。翌(三)日三時,劉銘傳聞得滬尾吃緊消息,慮及府城(臺北)兵薄,且滬尾設防又未完成,不得已,乃撤基隆各軍回府城,僅留曹志忠所部三營(又作三百)拒守七堵(又作獅球嶺)(註八),於是基隆戰事遂告一段落。

十月一日(舊曆八月十三日)六時,法軍 Lespes 少將率所部抵達滬尾港口;以「今起二十四小時後將砲擊滬尾要塞防備」的信號向英艦 Cockshater 號警告並囑其轉達居住滬尾歐人。翌(二)日六時,法軍開始開砲,華軍孫開華、劉朝祐即飭張邦才等還砲猛擊,時滬尾沿岸被濃霧遮蔽,法艦發砲無法命中,巡洋艦 D'Estaing 號反被華砲擊中,戰至七時三十分,岸上濃霧盡散,華軍逐漸處於劣勢,中崙新砲臺(即小砲臺)因新築泥沙不堅固,中砲即燬,沙崙舊砲臺(即大砲臺)亦被中一砲;計陣亡十餘人,負傷二十餘人,張邦才負重傷。華軍仍苦戰不肯寸移,法軍因兵少且又受創,不敢登岸,兩軍自此相持,戰事漸漸消沉下去。

法將 Lespes 鑒於攻滬尾兵力不足,就遣巡洋艦 D'Estaing 號往基隆求援,五日午後, Courbet 中將以援兵數百名分乘運輸艦 Tarn 號、巡洋艦 Châteaurenault 號及 Trouin 號到達滬尾港口, Lespes 就將原有三船陸戰隊參與混編一個大隊的陸戰隊,此外又編了水雷艇二隊,並以 Martin 中佐做指揮官,本定於六日上陸,後來因為風浪太大沒有辦法,七日亦同樣有風浪,結果延至八日始行進攻。劉銘傳回府城後,就立派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共率兵數百人馳援滬尾。八日(舊曆八月二十日)九時法艦八艘以砲猛轟滬尾華軍各據點,未幾法艦忽然散開,華軍統領孫開華知其勢必登陸;親督右營官龍占墮埋伏假港中,中營官李定明埋伏油車口;章高元、劉朝祐

各率營官朱煥明等埋伏八臺山後；李彤恩所募土勇張李成一營伏北路山間。並派後營范惠意做策應。部署初定，法砲猛轟，濃煙蔽天。十時，法兵乘小艇分三部份由 Boulineau 艦長指揮，自沙崙東北海岸（今海水浴場一帶）登陸：第一、二中隊向中崙新砲臺右方進攻；第三、四中隊在第一、二中隊後跟進；第五中隊向左翼斜行前進。孫開華見法軍既逼，立率李定明、范惠意分途截擊，章高元等自北路迎戰，十一時三十分，法軍第一、二中隊受困於樹林地帶，又以第三、四、五中隊先後增援，華軍自北、南、東、三面聚攻，法軍傷亡甚多。正午十二時，法軍開始退却，法艦急救敗兵，開砲亂擊，自傷小輪一艘，並遺格林砲一門，華軍大勝以歸，十三時十分戰事遂告結束（註九）。是役，華軍陣亡哨官三員，死傷兵勇百餘人。法軍被斬首二十五級，內將傳二員，槍斃三百餘人（註一〇）。

（註一）參看劉銘傳「敵陷基隆砲臺我軍復破敵營獲摺」。

（註二）參看劉銘傳「請將曹志忠移柩山後並折移煤礮礮器片」。

（註三）參看劉銘傳「法擬調陸兵來攻臺北片」。

（註四）參看劉銘傳「法船併犯臺北基隆俱危移保後路摺」。

（註五）參看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37-38.

（註六）參看 ibid. P.P. 41.

（註七）參看 ibid. P.P. 39 et P.P. 41-57. (chapitre III)

（註八）參看劉銘傳「稟基隆失守撥回臺北府城由」；劉銘傳「失船併犯臺北基隆俱危移保後路摺」；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45-46

（註九）參看劉銘傳「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及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49-59.

（註一〇）關於上文記華法軍死傷數，係根據劉銘傳「敵攻滬尾血戰獲勝摺」，但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66 即謂法軍戰死九名，負傷四十九名（內將校四名）又失蹤八名；華軍戰死八十名，負傷二百名。

五、烏嘴峯之戰

在當時，淡水（今臺北市）至基隆鐵路還沒有建築以前，暖暖是一個往基隆、下淡水、去宜蘭的交通樞紐。基隆陷法後，也許劉銘傳以為獅球峯補給上有困難，就沒有把守它，僅僅將曹志忠的部份兵力（約三百名）留置在暖暖。當地練董武舉人王廷理、周玉謙等捐資募兵三百人，與深澳坑等地練董所募的兵丁聯合起來，據險抵禦。未幾，劉銘傳又飭王廷理增募義勇軍三百名，撥給洋槍並參用土槍，作為增加這一防線的實力（註一）。

法軍雖然攻陷基隆，但因在滬尾慘敗的教訓，致使他們不敢在基隆以外地區多走一步。只好依照基隆的有利形勢，加緊設防；一面又恐懼對岸增援臺灣，影響自身不利，Courbet 中將使用法國極東艦隊司令長官的地位，在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舊曆九月五日）宣佈封鎖臺灣，禁止任何國家船艦進入距臺灣沿岸五浬內（註二）。這時劉銘傳力向清廷請求增兵撥餉不已（註三）；而 Courbet 亦同樣地要他本國增兵（註四）。同月三十日，法國增兵近千名的通知下達 Courbet；十一月四日（舊曆九月十七日）又電 Courbet 令擬具對淡水占領意見書，Courbet 覆以「增兵遣將」（同註四），但沒有得到甚麼結果。

十一月二日（舊曆九月十五日）。三時，曹志忠率隊自五堵向獅球峯九芎坑出擊，六時到達嶺下，被法軍發現，遂發砲自獅球嶺轟下，華軍死傷四十餘人；曹志忠乃收隊退回（註五）。四日六時，有法軍輕裝部隊（約二個中隊兵力）向獅球峯東南地區偵察，及十二日，又有法軍一中隊向 Nai-niu-Ka（距八堵東南約一千米突）偵察，但均被華軍發覺擊回（註六）。

烏嘴峯是接近獅球嶺的一最主要堡壘，上建有二個窩窖（一個尚未完成），這個陣地，是暖暖外圍的一個最主要的防禦地。

法軍鑒於這些戰鬥的威脅，就在十三日晨以步兵四個中隊及砲兵一個小隊的兵力，由 Lange 少佐率領向 Cranioisy（烏嘴峯附近）

方面作一較大規模出擊，華軍周玉謙等率士勇約六百名嚴守烏嘴峯一帶山隘以禦，前後接戰三日，擊斃法軍將校一名，兵卒十數人（又作輕傷將校一人兵二人），華軍亦死傷十數人。十五日法軍退回基隆（註七）。

十一月二十七日（舊曆十月十日）法軍一中隊向烏嘴峰偵察，發生戰鬪。十二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日）法軍約一中隊又向烏嘴峰進攻，接戰未幾，華軍增至，法軍見勢不佳，即行後退。法軍鑒於前數次力戰都無所獲，乃增兵編為二個中隊。由Thirion大尉指揮，在十二日（舊曆十月廿五日）六時又開始向烏嘴峰攻擊前進，同日七時二十分侵入華軍陣地，發生白刃戰，法軍又用火燒埋伏於峯內的華軍，華軍頗有死傷，戰至九時許，華軍士氣恢復，附近土勇亦來增援，就拼命力戰，法軍稍挫，又增兵一個中隊，九時三十分始向獅球峯退却而去（註八）。是役法軍死傷十餘人，華軍死傷未詳（註九）。

- （註一）參看劉銘傳「臺灣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
- （註二）參看「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78」
- （註三）參看劉銘傳「臺灣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等。
- （註四）參看「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81」
- （註五）參看劉銘傳「臺灣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等。
- （註六）參看「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84」等。
- （註七）參看劉銘傳「臺灣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及「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89」
- （註八）參看劉銘傳「臺灣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及「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93-94」
- （註九）參看劉銘傳「臺灣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但「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94」即謂華軍死傷逾三百人以上，法軍戰死一人，負傷七人（內重傷二人）。

六、月眉山之戰（一）

沿淡水河支流——即所謂基隆河上流的北岸，自瑞芳、龍潭堵、鰓

魚坑、四脚亭、大坑埔、暖暖等以北地區直至海岸，形成一個不規則類似三角形的山岳地帶，這個地帶內，華軍的設防非常強固而有力，侵入基隆的法軍，如果沒有把這個地區華軍趕出，不但不敢自獅球嶺放軍南下，而且基隆港隨時有被華軍收復的危險，過去二月中，由於烏嘴峰及附近戰鬪已使法軍感到非常困難，事後也許法軍已知道，欲解除佔領地區——基隆的威脅或南下淡水（今臺北市），取府城等，非先把這個地區華軍消滅或趕出去不可；而且更不是烏嘴峰或暖暖的一兩處據點攻下來就可以了事。可是在當時，這一兩個據點也是頗不容易攻取的。當法軍正在感無能為力的時候（註一），法軍派基隆的陸上司令官Duchasse大佐及增援軍——亞非利加大隊約一千人以上的兵力，先後到達基隆，戰力突增，於是戰端遂開始。

滬尾戰後，臺灣局勢雖稍告穩定，但由於十一月二日（舊曆九月十五日）——原作九月十四日三鼓——曹志忠攻獅球嶺失敗，而至十二月十二日（舊曆十月廿五日）法軍攻烏嘴峯等。這些零星星星的大小戰鬪，已使劉銘傳感到無上的不安，這時臺灣海口受封鎖，內地增兵撥餉都很不方便，僅獲得兩江總督派來淮勇五百名及黎意槍千桿；又兩廣總督濟餉三百兩及火藥若干等而已。幸賴當地志士義民組軍出援，及軍官自行添募士勇，始得支持下去；武舉人王廷理、周玉謙與深澳坑等處志士捐資募勇情形已如上述；此外又有彰化紳士郎中林朝棟獨備糧餉兩月，募勇五百赴暖暖參與守禦，新竹紳士郎中林汝梅籌餉二月，募勇二百協守新竹（當地官軍五百）；而軍官自行添募數目亦頗多，滬尾南岸觀音山原僅總兵柳泰和一營，劉銘傳令其添募士勇八百名，五堵原僅曹志忠三營（又作六營），劉銘傳令其添募士勇千名，分駐六堵；大武壠一帶原僅蘇得勝所部（兵力未詳），劉銘傳令其添募士勇千名，駐防水返脚備策應，府城（今臺北市）原僅士勇二百人，劉銘傳調林朝棟率所部合新來淮勇八百名守禦。這時除宜蘭原有土勇千人外，臺北（即臺灣北部）華軍總兵力計一萬三千人，但多係缺械的烏合隊伍。此外劉銘傳又令在海口各地添設浮橋並暗埋地雷（註二）。

光緒十一年一月九日（舊曆十一月廿四日）法軍百餘人在大坑埔（

又作大牛埔偵察地形，與當地華軍接戰後即行離去。這次戰役，兩方略有傷亡。次(十)日(約)八時自九弓坑紗帽嶺各地向華軍各陣地開砲猛轟，林朝棟料其繼之必來撲犯，命營官蘇樹森、團總王廷理沉着應戰，並分飭各營官團總嚴據各隘。同日午後，法軍上陸戰總司令官 Duc-hesne 大佐命 Foutevride 少佐率四個中隊自獅球嶺、烏嘴峰、石梯嶺、大水窟四路環攻，相持一點多鐘，除犯大坑埔、大水窟來勢甚銳外，餘皆被周玉謙擊退；林朝棟伏槍待其過營時始行轟擊，法軍不敢前進，一進華軍即槍如雨發。時基隆山上法軍亦開砲助攻，華軍堅守陣地不肯退，曹志忠率兵馳援，愈戰愈熱，自晨八時至午後八時，血戰不休，法軍傷亡百餘人，並擊斃其將校二名(法方謂：戰死十四名，負傷三十四，內中尉一名)，始行敗退，夜半法軍復來戰地槍屍，當被華軍擊斃林朝棟率勇擊斃數人，並斬首七個，又獲洋槍等物，華軍亦死傷十餘人。十一日法軍用大砲遙擊華軍陣地，但步兵不敢進。廿日法軍百餘人又來大武崙偵察，被華軍團勇擊退，曹志忠見那地方兵單難守，撥王三星、陳士貴兩營前往助防(註三)。

法軍由於十日戰敗的教訓，認為正面直攻不易，如兵力短少，亦屬無效，就在二十四日編成一個強大的遊擊隊，實行向這個不規則的三角地帶進攻。

司令官 Bertaux-Levillain 中佐(註三)

步兵部隊

一、海軍步兵一個中隊百五十名，隊長 Catre 大尉(由三個中隊

選拔最強壯者)。

二、亞非利加第三大隊，七百五十名。

三、第二外國人聯隊第四大隊，九百名。

砲兵部隊 隊長 Champagnon 大尉

砲兵約九十名，八十耗山砲一門，四斤山砲三門。

工兵部隊 隊長 Luce 大尉

兵二十名

衛生隊 隊長 Gayet 海軍軍醫官

輕裝衛生隊

以上合計人員約千九百名。

二十四日(舊曆十二月九日)夜，遊擊隊開始前進，次(廿五)日晨，約一千餘人自田寮港直攻大水窟。圓窗嶺，另以船載兵四百名，自八斗仔上陸，抄襲深澳坑後方，八斗仔華軍士勇寡不能抵敵，一時俱潰，法軍遂長驅直入進攻月眉山，華軍林朝棟、桂占彪分途截擊，營官張仁貴率二百名衝入山下竹林中拒戰被圍，是日大雨不止，華軍力戰甚慘，廿六日晨，林朝棟率部馳往援救，曹志忠所部營官廖得勝、葉友勝各率三百人奮力夾攻，法軍稍挫，張仁貴始被救出重圍，正在喘息不定的時候，法軍又增兵約千餘進攻，總司令官 Bertaux-Levillain 令喇叭手發總攻擊訊號，這時法軍兩縱隊開始突擊，未幾，奪據月眉山，又分攻大水窟、圓窗嶺一帶。月眉山亘綿數里，且山勢最高，廖得勝、張仁貴仰攻，斃山上法軍 Catre 大尉中隊長等十數人，血戰一日始奪其嶺，其分攻大水窟之敵，亦被林朝棟擊退；圓窗嶺僅有桂占彪兵一哨及蘇樹森士勇一營。蘇得勝命營官鄧長安率士勇三百，練兵百餘助防，血戰甚烈，自清晨至入夜，大雨淋漓，接戰不休，曹志忠慮其孤危，二十七日黎明親赴督戰，及廿八日逾午擊傷法軍 Weich 中尉(二月一日死亡)，法軍始敗退里許，但仍伐月眉山圓窗嶺山下不歸，華軍守月眉山頂，互以槍擊。卅日曹志忠見法軍不退，築壘月眉山待戰，法軍亦築壘山下。至是戰事始告一結束。

是役華軍冒雨忍飢，人械盡溼，凍餒堪憐。官兵死九十餘人，傷者百餘人。法軍死傷三百餘人，並將校二員。(法方謂死傷八十名)卅一日夜曹志忠、林朝棟乘敵壘未成之際夾攻，曹志忠親率廖得勝、鄧長安等四路圍攻。已得其首壘，法軍全力死爭，血戰至次(十一月一日)晨，始收隊回營，是役兩方各死傷數十人。二月四日法軍約四百人復攻大武崙，華軍營官陳士貴、林則榮率隊奮戰，法軍死傷二十餘人始退。本役內(自一月廿五日至二月四日)華軍陣亡營官曹志忠、參將秦正福、守備孔得勝等數百人，法方謂：據情報從一月廿五日至二月一日華軍死傷即七百名(註四)。二月戰事自此告一段落。

(註一)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96-105.

(註二) 參看劉銘傳「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及「臺北極危請飭速調勁兵援救摺」等

(註三) 參看劉銘傳「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之續摺、「法攻暖暖月眉山連日獲勝並現在情形摺」、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111-113.

(註四) 參看劉銘傳「法攻暖暖月眉山連日獲勝並現在情形摺」及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119-139

七、月眉山之戰 (二)

沿深澳坑而至月眉山的一條防禦牆，正是華軍一個頗良好的防禦線。但是由於連日來的劇戰結果，已使法軍對這些地區明瞭而熟識，而華軍却精疲力竭了。

滬尾戰後，清政府不解臺灣實情，疊飭劉銘傳速復基隆(註一)，而臺灣北部各軍經此大小數十次的戰後，不但不能攻，守亦已發生困難了。南部未參加戰鬪各軍，因交通上的困難，及劉璈意見不同(註二)，互調似不甚可能。

劉銘傳在「戰久疲勞，苦無後繼」之下支撐着危局，實在萬分困難。二月戰後，劉銘傳一面命曹志忠就大水窟至月眉山一帶開造深溝巨洞，以資防禦；一面命劉朝祐率所部准勇千人赴暖暖、六堵間協防。又着楊金龍率所部楚軍兩軍，自彰化赴關渡修築砲臺，吳鴻源新軍接防彰化，並令抽兩營來臺北(臺灣北部)助防。這時南北洋調來援軍楊岳斌、程文炳所部只開抵閩省；幸左宗棠調來的援軍王詩正恪靖五營已到臺灣北部；李鴻章調來的援軍聶士成部(淮軍)八百五十人及陳鳴志新募土勇亦於最近到達臺北地區(註三)。

二月戰事後，法軍佔領澎湖及撤退基隆的二個計劃似乎更形確定(註四)，但在澎湖佔領前，基隆是不能撤退的，所以法軍不得不在這個時期內來再發動一次鞏固基隆外圍戰爭，使法軍可以順利地利用基隆作為攻佔澎湖的基地。

二月末至三月間，臺灣法軍又補充新兵員計一百九十四人，騾馬七十二隻，貨物船二艘及補助巡洋艦一艘，此外又有工兵用材料一批(註五)。

三月三日(舊曆一月十七日)基隆法軍又編成一遊擊隊，其編成情形如下：

總司令官 Duchesne 大佐

海軍步兵隊 三個中隊三百名(中隊長 Thirion, Cauvigny,

Cornier. 之三大尉)

亞弗利加大隊 四個中隊六百名

外國人部隊 第一第二中隊三百名(中隊長 Cesari, Marais

二大尉)

砲兵隊 半中隊，四斤山砲二門，八十耗山砲一門，砲彈

各各七十二發，兵員六十名(中隊長 Champagnen 大尉)。

工兵隊 由各部隊所屬鐵兵二十名編成小隊(海軍砲兵隊

Luce 大尉指揮)。

以上合計一千二百八十名(外又加前進的根據地守備兵)(註六)。

三月四日(舊曆一月十八日)三時三十分，法軍遊擊隊自基隆出發，六時到達八斗谷地(註七)，華軍曹志忠、劉朝祐一面堅守戲臺山堵戰；一面飛書告蘇得勝派士勇兩營防守六堵；又派一營分守竹枝寮。十時法軍自枕頭山、竹篙山、龍潭堵三道進迫月眉山一帶，曹志忠與蘇得勝揮兵抵禦。未幾，法軍攻深澳坑，深澳坑新築城牆，因雨久多數崩坍，營官蕭清福受傷，餘兵敗退。法軍乃自深澳坑抄襲月眉山至深澳坑防禦長牆後背，將戲臺山截做兩斷，清華腹背受敵，蘇得勝所部營官梁善明中彈陣亡，鄧長安亦重傷。曹志忠所部，死傷甚多，不支後退。法軍遂直攻月眉山嶺，時廖得勝的兵都被曹志忠領去，山上守壘只百人左右，適值劉朝祐率勇三百人來到，便合力抗拒，血戰數刻，法軍已將月眉山三面包圍，劉朝祐、廖得勝所部死傷甚多，就退下山來合曹志忠、蘇得勝暫扼守新煤廠待援；那時林朝棟據大水窟，蘇樹森據四脚亭，尙尙未戰敗。是夜劉銘傳聞敗大懼，恐因六堵空虛

危及府城，當夜率義士成四百人馳六堵策應。前軍王詩正亦派戚良兩營赴六堵救援，因日間進軍不便，至五日始潛進暖暖，合曹志忠部保衛大水窟後方，午後乘間攻襲月眉山尾，營官劉見榮、易玉林皆用依山蛇進法，法軍數十人死拒不退，時剛營自山後繞至協攻，法軍始退，王詩正遂命「威」「良」「剛」等四營屯守。六日黎明又合曹志忠進攻月眉山嶺，王詩正向前猛攻，哨官胡少亭、羅國旺奮戰最力，法軍砲彈如雨，兩哨官皆中砲陣亡。另哨官李經青、龍春芳奪回兩屍，亦受重傷。剛營營官申道發殿軍力戰，傷足始退；烏嘴峯團勇亦潰。法軍乘勝分三路進迫：王詩正、曹志忠率各營力戰死拒。法軍又分兩路：一路自月眉山襲暖暖之前；一路自烏嘴峯襲大水窟後面；華軍前後受敵，大水窟、四脚亭不能守，林朝棟、劉朝祐力抗長牆法軍，救出蘇樹森土勇，就會合奪回向西路退出。於是基隆河北盡被法軍所陷，華軍悉退守河南。是役法軍死傷四百餘人，華軍死傷尤多（註八）。同日夜劉銘傳赴暖暖商戰守，王詩正乃退還五堵，曹志忠守六堵小坑。林朝棟屯小坑前的草蘭尖山頂；紳董王廷理等屯暖暖後河；劉銘傳親督義士成、蘇得勝、劉朝祐屯六堵扼臺北孔道。四月十五日（舊曆三月一日原作二月三十日），法軍在暖暖架橋，被白楊深擊退，劉銘傳乃令蘇樹森帶勇三百屯紫港攷，又以蘇得勝派一營守港攷河北，與陳鳴志土勇千人互相輔守，於是佈署遂告稍定（註九）。

（註一）參看「大清實錄」卷一百九十五第六葉及第十二葉、卷一百九十六第五葉、卷一百九十七第七葉及第九葉、卷一百九十九第六葉及第二十葉、卷二百零七第七葉及第十二葉、卷二百零一第十葉及第十三葉、卷二百零二第九葉、卷二百〇四第二葉等。

（註二）劉銘傳與劉璣意見不同疊載於「劉壯肅公奏議」、「巡撫退思錄」、「大清實錄」等書，舉不勝舉。

（註三）參看劉銘傳「法攻暖暖月眉山通口圖說並現在戰守情形摺」等。

（註四）參看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104 et P.P.154

（註五）參看 ibid. P.P.147.

（註六）參看 ibid. P.P.147.

（註七）參看 ibid. P.P.149

（註八）兩軍死傷情形：據劉銘傳「法攻月眉山水窟一帶案竄不敵各營退守河南摺」謂「……林朝棟、劉朝祐兩軍死傷尤多，聞敵亦傷四百餘人……」，但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199 即謂法軍戰死四十一名（內將校二名），負傷百五十七名（內將校六名）。參看劉銘傳「法攻月眉山水窟一帶案竄不敵各營退守河南摺」及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149-170.

八、澎湖島之戰

隨着泉州港貿易發展，南宋以後，澎湖逐漸成爲中國東南海疆的要地了。由於港灣的深大和位置適中等緣故，澎湖無疑地已是海戰必爭之地。當時法軍以爲攻佔中國大陸，非用許多兵力不可，既是威脅性質的戰爭，不如佔領一重要而有利的海港——基隆：一面可以作爲和議中討價還價的抵押品；一面也可以從中取得煤炭的利益。可是事情却不見那樣順利，基隆是佔領了，但所佔的僅僅是基隆港灣及附近一隅而已，華軍仍在背後威脅着。在基隆法軍每日二十四小時內得不着平寧，時時在戰爭狀態內，當然煤礦的利益也得不到，而且滬尾之敗和基隆華軍沒有再後退。清廷對於這一小隅的地方，當然不會因此而受威脅的。在這種情形下，法軍就應要再選擇一個比基隆較好的地方了。這時南洋軍艦受創幾盡（註一），而澎湖地小，華軍又少，海軍亦沒有，擾亂南北海上交通而威脅清政府確是一個理想的好地方，於是法國政府便在同年一月中旬決定了這一政策，並且在二月二十一日（舊曆一月七日）下令給 Courbet 中將（註二）。Courbet 就三月二十四日（舊曆二月八日）調集了一支澎湖島攻擊軍，其編成情形大概如下：

總司令官海軍中將軍 Courbet
軍艦五艘又運送船若干
陸軍步兵一個大隊（計四中隊每中隊強壯兵員一百名）
海軍砲兵一個小隊（八十耗山砲十二）（註三）

同月二十八日(舊曆二月十二日)法軍各船集合於安平沖,同日十五時出發,次(廿九)日晨三艦迫西嶼砲臺,六時五十五分發砲轟擊砲臺沒有中,西嶼無砲無兵,法艦乃直指媽宮港;又一船迫嵵裡澳,二船至觀音海面,四角仔清軍遊擊梁環夫首令發砲還擊,命中一艦之尾,艦轉側不定。後因砲臺裝砲子誤未裝藥,致使砲不能發,轉瞬間,法軍各艦猛轟,各砲臺都被毀不能守。法艦二艘衝入媽祖宮港內,用小船進犯,梁環夫據土圍內抵禦,法軍不能進退,是日十六時法軍上陸指揮官 Lange 少佐命所部自嵵裡上陸,少數華兵不戰而退,是夜法軍一部紮紗帽山頂,一部紮紗帽山下,次(三十一)日八時法軍約六中隊繼續上陸,華軍副將周善祁傳箭召陳得勝後退,得勝不肯奉命,列隊前進,至井仔寮,法軍已自鷄母塢而至,得勝令所部臥地靜待,法砲自上而過,及其步兵迫近,得勝始令開槍力擊,法軍大亂,敗退海濱,清軍追擊一里餘,法軍增兵應戰,港內及外海法艦又開砲助戰,華軍三面受敵,不得已乞援於出社觀戰的友軍(鎮管港德義營廣勇)但未結果。哨官沙德明,石慶平俱中彈重傷,過午,官兵飢疲不堪,力戰不支,乃分二隊,輪流掩護後退,回據珠水營盤。是日法軍死四十餘人,華軍死傷約十人(註四),夜間得勝以孤軍難守,退守大城北,四月一日(舊二月十六日)晨法軍迫大城北,得勝率兵抵禦,中槍墜地,周善祁先命馮楚楚接仗,後又調同知關鎮岳、通判梁岳英率德義中後營應戰,鄭演亦率隊抵禦,未幾,法軍大至,關鎮岳受傷,諸軍均不能支。鄭膺杰及當地諸生陳維英、許葵、等建議收拾潰勇扼守大赤崁,願鳩助軍食,善初不肯,搜封民船果渡而去。是日法軍由雙頭嶺直入媽宮,澎湖遂陷(註五)。

澎湖陷後不久,和議事成,六月三日(舊曆四月二十一日)用印。Courbet 中將病死(不作憤死)於澎湖。法軍六月廿一日(舊曆五月九日)八時撤離基隆;七月廿二日(舊曆六月十一日)開始撤離澎湖;八月四日舊(曆六月廿四日)完全撤離。

(註一) 張佩倫奏馬尾戰事謂「……計法焚一輪,壞一輪,沈一雷船,我即

七兵輪兩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燬,惟餘伏波,藝新兩輪,少受傷損……」(引「羅惇日錄」中法兵事本末)

(註二) 參看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104 et P.P. 145.

(註三) 參看 ibid. P.P. 178-179.

(註四) 關於上文記華法軍死傷數目,係根據「澎湖廳志」卷十一紀兵所載;但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103 即謂華軍於戰爭終後計戰死三百至四百,外又甚多負傷者;法上陸軍於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戰死四名,負傷十一名(內將校二名),又海上艦隊中死傷各一名。

(註五) 參看「澎湖廳志」卷十一兵紀、劉銘傳「澎湖法兵退去查明失守各員分別處分摺」、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P.P. 179-180.

十、後 記

本文所記各章,係用中文史料做主,西文史料做副,日文史料為補充。中文史料:凡用劉銘傳奏摺者,全部取自「劉壯肅公奏議」;凡用劉敬輿文者,全部取自「巡臺退思錄」;西文史料大部據自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日文史料全部採自野兵治郎「臺灣史料」,此外又取諸「大清實錄」、「澎湖廳志」、「中法兵事本末」作為重要的參考,至於零零碎的史料亦略有使用。

為便利讀者起見,特用新舊曆對照對照方式記載;又本擬插戰圖要圖,但因保密關係,只好略去。

本篇之能寫成,得助於林衡立先生,陳正希先生,賀嗣章先生,楊雲萍先生,林崇智先生,賴永祥先生,曹永和先生,劉金狗先生,陳乃璣先生,李春前先生,吳家憲先生,與及內子賴垂等之力不少,僅借這篇幅一隅,聊表謝意。